

金秋时节，戏剧《哈姆雷特》正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。空荡的舞台中央，一个工业风浓郁的废弃剧场呈现在观众眼前。哈姆雷特·奥菲利亚身着兼具宫廷风格与现代审美，以黑白灰为主调的服装，穿梭于嵌有悬梯、滑竿、秋千的巨大二层金属装置中，极简的舞美设计，冷峻的金属质感，令这部莎士比亚的不朽经典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(以下简称“北京人艺”)创新阐释外国经典剧目的再度启航之作。

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是《哈姆雷特》的导演之一，在他看来，新版《哈姆雷特》的题眼是“选择”，这是当下观众能与剧中人发生情感连接与心灵共振的基点：你要如何直面现实，又要如何在困境中做出选择？

传承经典，同时融入与时代共鸣的更新思考，融合与传统续接的艺术风格，探索更具表现力的戏剧语言，是北京人艺多年来在艺术道路上的执着追求。

### “骆驼坦步”——经典剧作代际传承

“我们排演外国戏，不是模仿外国人，而是要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诠释人类共通的命题。”在冯远征看来，北京人艺在排演世界经典剧目时，始终坚持对原作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与忠实呈现，同时通过本土化的语言和表演，架起起外国作品与中国观众之间的情感桥梁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北京人艺推出一批颇受欢迎的“洋戏”，如《推销员之死》《洋麻将》《哗变》等。在表演形式上，演员们不刻意模仿外国人，不戴假发，不粘夸张的胡须和鼻子；在语言风格上，翻译家力求翻译本土化，不用倒装句，将拗口台词译得更“接地气”。在这些方面，《哗变》堪称翘楚。

《哗变》是美国剧作家赫尔曼·沃克根据自己1952年获普利策文学奖的小说《凯恩号哗变》改编，上演后在纽约百老汇大获好评。1988年，艺术家、翻译家英若诚将这部戏翻译成中文，北京人艺请美国导演查尔顿·赫斯顿执导，艺术展现了军事法庭审判的完整过程。用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朱旭的话来说，这是“一部犯忌的话剧”，全靠演员坐在那干说。

1988年，《哗变》在北京人艺首演。它以法庭审判为主线，用极少的舞台调度，通过高密度台词编织叙事线索。英若诚在翻译时曾说，这部戏全靠语言展示人物和戏剧的内涵。北京人艺版《哗变》演出了原作精髓，这场法庭辩论大戏逻辑缜密、酣畅淋漓，在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的准确演绎下，成为话剧舞台上的教科书与试金石。

2006年的复排版本中，冯远征饰演魁格。他说，我演了这么多年的戏，《哗变》最让我如履薄冰。事实上，近20年岁月打磨，一场接一场戏的扎实磨炼，第二代《哗变》演员们的台词已褪去技巧的痕迹，在不断的重复中走向重生，演员与角色，最终相互成全。

冯远征说，《哗变》是北京人艺外国戏的里程碑，也是北京人艺戏剧精神与表演艺术代际传承的象征。“在复排时，我们既充分吸收1988年版本的精华，也积极思考，根据时代变化主动求变。例如，《哗变》剧本中有一句话，‘我们这舰

## 舞英雄，做英雄

罗 丽

今年6月，作为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广东活动周的重头戏，来自广东普宁的南山英歌队以昂扬铿锵的鼓点、豪迈流畅的阵形登场。这是他们继2024年春节首次亮相英国百年地标伯灵顿拱廊后，再次以“中华战舞”的遒劲阳刚之美惊艳国际友人。

英歌舞流行于广东潮阳、普宁等地，其历史可溯源至古代中原的祈福典礼，后随移民步履南迁，与潮汕民俗交织蜕变。到了明代，《水浒传》英雄传奇风靡一时，潮汕儿女深受感染，汲取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忠肝义胆的英雄气魄融入舞蹈，构筑起以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为角色的壮阔舞阵。至明清时期，潮汕大地尚武之风盛行，武术进而汇入英歌舞，增加独特的槌法与阵法，舞武结合。当地有俗语：锣鼓响，心蓬浅。在节庆日子没有看到英歌舞，潮汕人心里会“痒痒”，在这里，英歌舞已不仅仅是地方民俗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传承。

英歌舞的阵法多变，时如双龙出海般气势磅礴，时如猛虎下山般威猛有力，时如粉蝶采花般轻盈灵动。画着黑白相间蛇花脸，在队伍中穿梭跳跃的时迁，是带领梁山好汉下山打探的引路人，他双腿微曲呈矮子步，脚尖轻点地面，轻盈穿梭引导队伍阵调整；作为巡游队伍的灵魂人物，司鼓装扮的宋江挥舞着令旗，气势排山倒海。无论情节、角



冯远征谈北京人艺的守正与创新——

## 用中国表达焕活世界经典

马 菲

“‘龙马风神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四川话，英若诚老师在翻译时用了非常中国式的语言表达，当时的观众一听就明白。但今天的年轻观众可能对这种说法有点陌生，我们就把台词改为‘一年到头能改善几次伙食’，这样更直接，更容易被理解。”

去年10月，北京人艺赴上海巡演，《哗变》连演3场，一票难求。从1988年由朱旭、任宝贤等老一代艺术家首演，到2006年由第二代演员接棒复排，《哗变》成就两代演员在经典剧目中的历史对话，也展现北京人艺坚守经典的薪火传承。

### “龙马风神”——创新焕发经典新生

重排《哈姆雷特》是冯远征多年以来的心愿。但他也认为，仅以“复仇”为主题阐释《哈姆雷特》，或许已缺乏足够的当下性。“我们不能平铺直叙地复述一个古老故事，而是要去思考它在当下排演的意义，透过我们的解读引发观众思考。”于是，这次排演采用主题先行的方式，提炼出“选择”这个更贴近现代人生活核心的主题，“我们不过度解读剧中每个人的选择，而是用舞台表现让观众感受内心的碰撞，进而思索自己的人生选择。”

在舞台上，伴随着哈姆雷特脑海中破碎的记忆，故事情节前后倒置，甚至时空交叠。通过戏剧的跳进跳出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，戏剧张力不断凸显，让演员与观众借助舞台共同完成一次对经典的探寻、一场对生死意义的求索。



右图：英歌队队员进行街头巡游表演。  
施 觉 摄（影像中国）

赏，得到英国国王查尔斯的赞扬。今年春节，广东潮阳西门英歌队一行25人远赴德国、法国参加“欢乐春节”活动，陆续到访哈瑙、法兰克福、巴黎、里昂等城市，展示英歌舞的无穷魅力。2月2日，英歌舞队亮相巴黎香榭丽舍大街，吸引20余万人齐聚，共同感受热烈喜庆的春节文化盛宴。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举着手机全程录制，一名西班牙观众激动地说：“虽然不了解舞蹈背后的故事，但舞者们眼中的力量和我们弗拉门戈舞一样热烈、真挚、感人。”这种文化共鸣的背后，是英歌舞与世界观众对话的开放姿态，也是中华英雄精神在国际舞台正焕发的新生力量。

近年来，英歌舞与街舞跨界创新融合，在《这！就是街舞》等综艺舞台上进行试验性呈现，令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破圈对话。英歌舞的躁脚震

尊重原作是基础，中国视角、审美意趣和当代关切的融入更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生命。这两年，北京人艺的外国戏创新排演佳作连连。

去年，北京人艺再度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经典喜剧《慳吝人》，将这部最能体现古典主义性格喜剧特征的“老”故事讲出了新面貌。一个剧团赶着小马车来到小镇，演出一部名叫《慳吝人》的戏。通过“戏中戏”的方式，演员们走入观众席互动，打破传统观演关系，把舞台的延伸性做到极致。剧中层出不穷的笑料和包袱，更让观众在会心的笑声中，与创作者和演员携手完成这趟喜剧之旅。

“北京人艺终于年轻了！”有观众看完《慳吝人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。但冯远征眼中的北京人艺从来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剧院，“70多年的历史孕育出北京人艺特有的风格，我们从未停止创新，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就诞生在这里。”

对话剧这一舶来品进行民族化与本土化的创新改造，一直都是北京人艺艺术探索的核心内容。冯远征说：“我们致力于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戏剧创作。演员不仅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在发声方法上也广泛借鉴曲艺、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，同时还要求演员进行中国民族舞形体训练。毫无疑问，北京人艺具有开创精神，它开创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。”

幕起幕落间，《哗变》对人性与秩序的深刻探讨，《慳吝人》对人类贪欲的辛辣讽刺，《哈姆雷特》对复仇的挣扎与选择……这些来自不同时代和国度的经典剧目，都在北京人艺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。“2025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”即将于10月11日拉开帷幕，正在上演的《哈姆雷特》是今年的开幕大戏。冯远征希望，通过这部戏与国际戏剧同行展开一次真诚的对话。

采访结束时，冯远征说：“‘龙马风神，骆驼坦步’，首任院长曹禺先生的题词充分诠释了北京人艺的守正与创新。剧院如同一座文化交流的实验室，通过排演世界经典，我们既让中国观众领略世界戏剧精华，也展现北京人艺理解阐释外国经典的能力，这是中国艺术家融通中外的文化自信。”

（白洋对本文亦有贡献）  
图①：《哗变》剧照，冯远征（左）饰演魁格。  
图②：《哈姆雷特》剧照，演员开场进行现代舞表演，第一排（中）为奥菲利亚。以上图片均为北京人艺提供

## 跨越万年的岩画回声

颜 欢



深入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大区的山地，林木葱茏，溪水潺潺。公元前36500年至公元前11000年左右，远古人类生活在这片岩石深处不起眼的洞穴里，点燃兽脂火把，用矿物颜料，以手抹、口吹等方式绘下跳跃的野牛、奔跑的鹿群。这里是“史前的西斯廷教堂”、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艺术殿堂之一——阿尔塔米拉洞。

洞口不大，洞窟长约270米，洞高两三尺，走进去，仿佛走上漫长的时光之路——洞内保持着石器时代面貌，石斧、石针等散落地面，雕凿平坦的巨大石槽引人注目。抬头，长18米、宽9米的洞穴顶壁上，150余幅岩画栩栩如生：数头欧洲野牛随着岩石的自然凸起绘就，有的牛背弓起，有的躺卧休息，形态各异；赤鹿昂首翘尾，巨大鹿角如冠冕般高昂；一匹野马回首侧目，仿佛正从洞壁跃出，奔入原野……

据考证，岩画颜料取材于矿物质、炭灰、动物血和土壤，掺和动物油脂，色彩至今鲜艳夺目。现代研究表明，阿尔塔米拉洞岩画并非随意涂林，而是巧妙结合岩壁自然形状与光影条件绘就，展现出惊人的空间感知与艺术构思，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文化的杰出代表。

发现阿尔塔米拉洞是个有趣的故事。1879年，一个名叫玛丽亚·萨乌图拉的小女孩随父亲进入此洞，在昏黄的光线中看到野牛轮廓，惊呼出声。她的父亲、考古爱好者马塞利诺·萨乌图拉立即意识到，这些并非现代人涂鸦，而是远古先民留下的画卷。

当时学术界并不认可这一惊人发现，19世纪的欧洲尚未准备好接

受“原始人”竟有如此高超的艺术造诣。直到几十年后，更多旧石器岩画的出土和考古成果表明，史前智人已经具备高度的抽象思维与美学意识，他们的绘画不仅记录捕猎过程，更可能是信仰与精神的表达，阿尔塔米拉洞中的壁画才被世人重视。

1985年，阿尔塔米拉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与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并称为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巅峰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为“人类最早的象征艺术成果之一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”。

可惜的是，伴随洞穴声名鹊起，参观人数不断增长，原洞穴出现氧化和霉菌问题。2002年初，阿尔塔米拉洞被正式封闭，仅对极少数科研人员开放。为保护遗产、延续记忆，西班牙政府在原址不远处修建阿尔塔米拉博物馆，1:1复制建造了“新阿尔塔米拉洞”，使公众仍能一睹其艺术风采。

如今，博物馆中游人络绎不绝。节假日，来自欧洲各国的家长带孩子来参观。昏暗洞穴中，孩子们仰望洞顶的奔牛图像，了解“远古画家”的传奇故事。馆内，互动展览内容丰富，既有考古工具体验，也有虚拟绘图与多媒体讲解，让孩子们在游戏与探索中感受人类早期文明的魅力。

站在阿尔塔米拉洞的穹顶之下，即使只与一幅壁画对视，也足以令人屏息。没有文字的年代，人类用图像记录世界、传递信仰、表达情感。西班牙语中，“阿尔塔米拉”是“从高处瞭望”的意思，人类先祖仰望星空，在火光下追逐鹿群，在岩壁上描绘世界。后世透过石壁上的色彩，将人类的历史视野投至更远处的起点。

这沉默的对话，跨越万年。  
下图：游客观赏阿尔塔米拉博物馆中的岩画复制品。

颜 欢摄



## 瓦尔登湖畔

杨晓杰

瓦尔登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外，一片林子围着它。水不深，西侧最深处不过30多米，绕湖走一圈，需要一个多小时。湖的形状如摊开的荷叶，边缘有些弯弯曲曲的弧度。岸边多是松树和橡树，树干笔直，枝叶伸到水面上，投下零零碎碎的影子。

现在来这儿的人不少。梭罗在湖边住过两年零两个月，写了名作《瓦尔登湖》，湖就成了个去处。停车场总是停满车，有从附近镇上开车来的，也有从更远的城市来的。

这天天气热，湖里却热闹得很。许多当地居民在湖北侧的指定区域游泳。他们不像游客那样拘谨，多是熟门熟路的样子。有的从岸边直接跳下去，溅起一片水花；有的慢慢往水里走，边走边脱鞋，裤脚卷得老高。孩子们在浅水区扑腾，叫笑声顺着水面飘过来。

往湖的另一边走，人就少些。那里有间小木屋，依照梭罗当年居住时仿建。在小屋前，梭罗的铜像手中捧着书。实际上，梭罗当时居住的小木屋在湖边的山上，与此处相距约千米，步行半小时就能看到。那是一方很小的天地，现在只剩下几根低矮的石柱。

走进这间仿造木屋，门锁没，推开吱呀作响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木板床、一张桌子，还有个烧火的炉子，都是些简单的物件。

站在木屋前望着湖，想起了梭罗。他在湖畔住了几年，每天对着湖边的树和水，写东西、思考。那时候的人大概觉得他怪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要躲到乡下陋室。可他自己

大概不觉得苦。对着一片湖，心里的东西就满了，就像他在《瓦尔登湖》里所说：“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吮尽生活的骨髓，过得扎实，简单，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，把生活逼到绝处，用最基本的形式，简单，简单，再简单。”

梭罗的湖，不在别处，就在他心里。他看着水，水里有天空、有树影，更有自己。那些关于自然、关于人的思考，大概就是从水里长出来的。就像这瓦尔登湖，它不只是水，它是时间、是生活、是能让人静下来的东西。

现在湖里的人还在游着，笑声不时传过来。小木屋静静立在岸边，像个沉默的标记。湖水还是那样，不急不慢地流着，阳光照在上面，亮闪闪的。它见过梭罗的孤独、见过游客的好奇，也见过当地人的日常。不管谁来，谁走，它就在这儿，把所有东西都映进去，又慢慢沉淀下来。

岸边的树又摇了摇，叶子上的水珠掉下来，砸在地上，无声息地渗进去。就像那些来过的人，那些说过的话，那些思考，最终都融进了这湖、这林子里，成了它的一部分。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 
电子信箱：rmrbgfk@peopledaily.cn  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